

信仰之美与信念之坚

——读报告文学《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

■丁晓平

新书推荐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历史文学写作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依然保持新鲜和悬念，在推陈出新中无限接近和抵达历史的现场和真相。军旅作家丁小伟历时两年创作的报告文学新作《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们打开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探索创新之门，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精神的力量和生命的真理，那就是穿越时空获得永生的不是物质，而是永远的信仰与不朽的信念。

历史值得重温，英雄必须缅怀。丁小伟在决定采写《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之前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创作的难度和挑战。诚如他在本书的后记《她依然活在珍贵的人间》中所说：“江姐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关于她的纪实文学作品有很多。正因为这一点，采写这个人物有很大难度，难以‘鲜为人知’。而我毅然决然要写江竹筠，那是因为我的故乡——重庆云阳，那是一片深情的土地。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烈士是我们重庆云阳人，我从小就听到很多他们在云阳从事革命活动的故事，因此无论困难多大，那种写作的冲动依然在心底澎湃。”

带着这份清醒的觉悟和清晰的思考

值得一辈子读的书

■成才林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说来难以置信，我书柜里有千余本藏书，读过三两遍的有两三百本，读过七八遍甚至十几遍的则有百余本。我把这些经典著作称为值得一辈子读的书。为什么有的书值得我们反复读？因为，经典著作思想深刻、内容博大，需要精读它的字、词、句，细读它的篇、章、节，唯有仔细寻究，反复品读，方能领悟其中的深刻内涵，获得真知。

我读的这些书中有小说、诗歌、散文，也有理论专著、文艺评论。这些书读起来特别过瘾，也特别解渴，而且百读不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是我读得最多的一本，前后读了有十几遍。第一次读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记得翻了没几页就爱不释手，如获至宝。细细想来，将近30年的时光里，这本书几乎没有离开过我。每当我遇到挫折或身处逆境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说里的孙少平；看到孙少平在学校吃的“丙菜”馒头，就会想起自己上中学时每周带着馒头上学的情景。少年时的贫穷，求学时的艰难，家里接济不上时的窘境……这些苦难的生活不便向别人诉说，就常常通过读这部小说来充实自己，从中吸取精神营养，找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部小说给我以力量，支撑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至暗的时刻。

在我读的书，自己做批注最多的是《红楼梦》。前年，我集中近一年的业余时间，把自己在《红楼梦》上做的批注一页一页地誊抄下来，竟然高达十几万字。看着密密麻麻的同年代做的批注，往日灯下读书的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一段段溢满书香的生活片段总能让我想起过往的读书好时光。

在读《红楼梦》的23年间，我依

以及澎湃的激情，丁小伟从自贡到成都、再到重庆、云阳，沿着江竹筠出生、成长和革命的道路，小心翼翼地探访、毕恭毕敬地聆听，认真真地做笔记，走遍了与江姐有关系的所有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和故居、故地，采访到了健在幸存者和亲历者，倾听到了许许多多含情含泪的讲述，获得了诸多过去文学图书和教科书中的、艺术舞台上都没有表现和呈现的信息和思想。于是，一个洋溢着青春理想、一个怀揣坚定信念、大义凛然的江竹筠就从血雨腥风的历史深处走来，从他的笔下走了出来。

英雄人物的传记类报告文学写作，如何突破编年史和史料铺排式的写作套路，是文学创作面临的艺术和技术性难题。《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大胆摆脱了历史时空的限制，突破传统英雄叙事的格局，巧妙运用插叙、倒叙的手法，在“破”中求“立”，以“形散神不散”的散文样式，从“我”的第一现场视角，在追寻、回溯、沉思、仰望中实现了饱含深情又张弛有度的叙述，让英雄在简洁、干净和诗意的文字中“复活”，从而达到还原历史和启迪当代的写作意义和价值。

作品以《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开篇，就起到了别具一格又开门见山的效果。我们知道，共和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对江姐的印象多来自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歌剧《江姐》，而历史文物尤其是前些年才公开披露的“遗书”则能为我们还原更加真实的江竹筠。面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和丈夫彭咏梧的牺牲，在渣滓洞中，在这封“托孤遗书”中，江姐写道：“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地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此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活着。”读着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这个身材娇小的四川大学女学生，这个深爱丈夫的妻子、这个给襁褓中幼子留下遗训的柔肠母亲、这个以热血坚守红色信仰的女中豪杰，怎能不戳中我们的心、湿润我们的眼睛？

要想完整地讲述江姐的革命人生，就必须讲述她的丈夫彭咏梧烈士的革命生涯。这对本书的作者丁小伟来

说，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故乡的革命烈士，少年时代就敬仰的英雄彭咏梧自然是他文学创作和精神的闪亮坐标。因此，在《江竹筠：一片丹心向阳开》一书中，我们不仅阅读了《她从江家湾走来》，也读懂了《他从彭家湾走来》，从而更加完整、全面、立体地理解了这个《特殊家庭》。在作家这种巧妙地从“地理坐标”到“情感坐标”的结构安排中，更让我看到了江姐的“一张住院单”。丁小伟以“在场”叙事的方式作了历史的记录：

在四川大学江姐纪念馆，我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编号为36986的《住院病人记录》单子。

这是一张70多年前华西协合大学医院的住院单，其中，中文记录的内容为：彭江志炜，女，24岁，已婚，省籍四川，诞生地点重庆，现住址为望江楼川大女生院；科别为产科。英文记录的内容为：入院日期1946年4月18日，出院日期1946年5月10日；诊断为contracted pelvis（骨盆狭窄），手术为classical cesarean section & ligation of tube（古典式剖宫产和输卵管结扎）。记录者的习惯和娴熟的英文书写，透出浓重的教会医院文化背景。

这份住院单传达的信息让我们穿越岁月的尘埃，触碰到了一段令人心生感动和崇敬的历史。我们仿佛看见黑白光影中，江竹筠在医院生产的那些日子，甚至听得到医院外川味浓郁的叫卖声和成都老街区的嘈杂，1946年春天那明晃晃的阳光仿佛正洒到我们脸上……

江竹筠要生孩子了。黄芳、黄芳和同班同学董绛云找来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了华西协合大学医院妇产科。由于骨盆狭窄，江竹筠遇到了难产，医生诊断必须做剖宫产手术。没想到的是，临做手术时，江竹筠恳求医生：“大夫，请一并给我做了绝育手术吧！”医生十分不解：“你这是头胎，哪有生头胎就做绝育的？”一旁的几个姑娘也诧异万分。

江竹筠再三坚持，医生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

江竹筠生下一个胖胖的男孩。半个月后，彭咏梧从重庆匆匆赶来。如江

《伟大的开端》

再现建党历史

■肖 渊 黄辛舟

《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以及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在上海召开全过程的历史，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史实和感人故事，引领读者再次感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贡献，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建党这一“伟大的开端”的宏伟画卷。该书史料丰富，娓娓道来，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全貌。

《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

坚定理想信念

■张擎峰

《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学习出版社）一书，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渊源、历史渊源及其时代性、实践性和科学性。本书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不同角度聚焦中国道路，全书通俗易懂，现实感强，融学理性、可读性和指导性为一体，为广大党员干部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权和把握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指导。

竹筠所料，得知她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表示理解。老家在云阳，孩子又生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决定给这个男孩起名“彭云”。

今天回想，江竹筠做出这样的决定，心里肯定也有挣扎。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想要几个孩子，但面对斗争越来越残酷的现实，孩子多了就成了工作的拖累。再者，地下革命工作者随时都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她是有准备的。在那样的年代，人们思想还不开放，江竹筠能有那样的抉择，甘为革命作出舍弃，真让人无比敬佩。

丁小伟在书中向我们、也是向时代提出了一个反问：“一张住院单，我们读出了什么？”作家在采访写作中不断地寻寻觅觅、不停地沉思，他在后记中再次追问：“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身陷黑暗而内心充满光明，是什么让他们面对酷刑而眼里无比平静，是什么让他们品味到了信仰的芬芳，是什么给了他们一往无前的力量？”是啊！作为后来人，我们应该读出什么呢！革命理想高于天。毫无疑问，江姐的革命故事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永垂的信仰与不朽的信念！

英烈从何而来？渣滓洞里黑暗与光明的变奏、忠诚与背叛的对比，让我们更加懂得了什么叫信仰、什么是信念。一片丹心向阳开，不忘初心向未来。在丁小伟的这部作品中，29岁的江姐江竹筠和她的丈夫彭咏梧用他们短暂的人生和宝贵的生命，以“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和“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践行了“红岩精神”。

傲骨红梅，千秋不朽！当我即将完成这篇评论写作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这个日子（8月20日）正好是江姐102岁的生日，内心油然而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和神圣，情不自禁再次缓缓翻开书页，凝望着照片上永远年轻的可亲可爱可敬的江姐，忽然发现一种穿越百年的美丽袭击了我的心灵，如同灿烂的阳光穿过云层照亮了我精神的大地和天空。我知道，那是人民的大地和英雄的天空，晴朗、蔚蓝、深远又辽阔……

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历史渊源及其时代性、实践性和科学性。本书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不同角度聚焦中国道路，全书通俗易懂，现实感强，融学理性、可读性和指导性为一体，为广大党员干部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权和把握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指导。

《大国军魂》

克敌制胜法宝

■张亚奇

《大国军魂》（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书，通过信仰之火、无坚不摧的忠诚、战争的伟力、军纪如铁、胆气撼山河、胜战之道、霹雳刀锋等章节，环环相扣连缀成篇，把人民军队精神特质的历史脉络、现实体现和未来影响阐述得有条不紊，以历史眼光、对手眼光和未来眼光揭秘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精神密码，这个密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代官兵用理想和信念、鲜血和生命熔铸而成的伟大精神力量。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故乡造就了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蕴含了其中所有的秘密，并且有待于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揭示。这种秘密与生俱来，长久地激荡着一个人的内心与文字。我出生、长大于东北，也写了一些战争历史题材的小说，所以对发生于故乡的战争往事有着浓重的感情和好奇心。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我读到了傅汝新这部反映辽南这片广袤土地上革命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一塘莲》（花城出版社）。

《一塘莲》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党与国民党在东北展开激烈斗争为历史背景，讲述了辽南乡镇百姓卢四以及三个女儿的故事。“一塘”代表着一场战争、一段历史或一片土地，而“莲”则象征着三个女儿的命运，叙写了她们青春年华在风雨如晦的战争岁月中的绽放与枯寂。作者对辽南大地发生的解放战争历史非常熟悉，也下了一番考证的功夫。小说准确而精彩地描绘了几次具体的战斗经过，有条不紊、引人入胜又出其不意。

小说生动塑造了高团长、田镇长等几个我军指挥员和地方工作干部的艺术形象。高团长外表粗犷，打起仗来却有勇有谋，谋划之精细令人赞叹，打了几次巧仗奇仗，出人意料。田镇长原为八路军营长，他为人真诚率性、视野开阔，善于开拓工作局面，表面上看是文弱书生，打起仗来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两个人物体现出了军事指挥员的智慧与勇敢，也支撑起了小说的叙述空间。小说对人心向背亦有着深刻的表达。例如高团长想将三女儿卢云带到部队上，这个时候，人民军队还处于劣势，家人自然犹豫不决。但小商人出身的父亲卢四却力排众议，支持卢云参加部队，其理由是共产党将来能成气候。卢四的眼光精明敏锐，能从细微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苗头，这个细节可谓传神而有力。

《一塘莲》中最吸引人的是对辽南风俗人情的绘写，这也是作者本人最挥洒自如也最饱含深情的手笔，它是比战争本身更宏远更恒久的背景幕布，把剧中的人物和故事映衬得鲜明而立体。且看《一塘莲》中有关雨的描写：“辽南春脖子短，呼呼地刮过几场满天的风和尘土，然后，在清明节的头一天，当天，或者晚一天，第一场春雨就会如期飘洒下来……雨季前也会下雨，但镇海寺人不认为那是正经的什么雨……五月末六月初的雨就完全不同了，暴雨，雷阵雨，中到大雨就都来了，有时候一下就是一两天，镇子里几乎所有街道两边铺着石板的下水道，还有镇子周边的沟渠，不消半个时辰，雨水便洪流般地汹涌澎湃了。”这里的雨是有着地域特征

的雨，寥寥数笔便让人有了回到辽南大地之感。

作者最钟情的还要属莲塘：“莲塘周围有许多两只胳膊抱不住的粗大垂柳，有的树心已经被岁月掏空，只剩下多半边苍劲的树皮……平静的水面被浓黑的云雾笼罩，水面与云雾的衔接处有一条灰白色的水汽带子般地悬浮着，将水面与云雾分割开来。不时有鱼扑棱一下子在水面上来一个翻滚，搅出涟漪向四周一圈圈追逐着散去……或风和日丽，或斜风细雨，那一塘莲真可谓摇曳多姿，妩媚动人；尤其是当玉白色的、粉红色的，间或还有一种淡黄色的莲花盛开时，莲塘就变幻成了一幅巨大的水墨画。”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要赞叹于作者出色的风景描写能力。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的文字与他的画作一样灵动、热烈、传奇、唯美。《一塘莲》真实地勾画出了一幅辽南地区的风俗画，画面宏阔壮丽又细致准确，有骨架，又有细节，值得细细品读。书中有许多笔者少年时耳闻目睹的风物，比如营口的卷烟、沈阳的鹿鸣春酒楼、老边饺子馆

叙事的乡土气与人情味

■西元

等，读时倍感亲切。

《一塘莲》的重头戏还在于人物的命运，从中能看出历史洪流的内在肌理。

首先，卢氏三姐妹的人生命运是小说的叙事重心以及作者的用心所在。大女儿卢芳顾全大局又不乏改变命运的冲动。具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苏大少爷牺牲后，卢芳非但不居功自傲，反而守住了初心。二女儿卢秋个性内敛，当历史大幕落下之时，她也选择了回到家中。三女儿卢云单纯可爱，但性格张扬大胆，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之事。她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其间颇多曲折、传奇，最后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三姐妹的人生命运融合了偶然与必然、喜剧与悲剧等多重元素。

其次，方七爷实在是《一塘莲》中刻画得非常厚实且丰满的人物，可圈可点，耐人寻味。他行走江湖，熟识江湖规矩，智慧仗义，具有相当浓重的传奇色彩。结尾处，方七爷死于狱中的悲剧命运令人扼腕叹息。他的死意味着一种民间传统的终结，也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的开始。

再次，于主任这个人物非常有特点。与卢氏姐妹相比，于主任显得不那么纯洁高尚，却写得极有人情味和烟火气，她对田镇长的爱慕之情是强烈而真挚的。这个缺乏理想却具有实干精神的女性人物，结局虽然令人意外，但细细想来，如此的命运遭际是极符合历史真实的。

傅汝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故乡立传，其中透露出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眼光、思想气质和审美风格。《一塘莲》显露出区别于其他家族历史小说的独特性，傅汝新的革命战争叙事也印证了，回望历史和故乡的文学叙述仍然具有持久而巨大的开拓空间。

视觉阅读·晚潮

颜士近摄

长征

第5574期

